源的“非遗”音乐，不仅在于音乐本身的采集，录制鸟鸣声、山谷声、水流声、风声等创新元素，作为衔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视听语言，也成为本源音乐的精彩内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专辑制作中，国内外 17 位优秀原创音乐人，一共使用了包括三弦、贝斯、键盘、冬不拉等 18 种乐器，民间音乐人的歌唱，有的保持原汁原味，有的加乐器伴奏，他们用经典复古混音概念呈现出古朴又现代的乐感，还原音乐场景，且保留音乐灵魂。

“传统的音乐本身很美，但与现代隔了一层，我们想用融入世界音乐的手法，把那些感动人心的声音留存下来。”修侃说，这就是他们创新的初衷。

歌声里，有自由、斑斓、智慧的世界。

本源音乐 唱的都是朴素的道理

在采访中，修侃谈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见到“非遗”传承人，他们常常被问：你们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来问些问题、录录音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行走的声音”团队总是坚定地摇头：不会的，我们不但要采录您的歌声，还要留存下来，推广出去。

他们带去礼物，带去给传承人的前期采录费用和合同，更带去尊重和爱。他们会告诉传承人，因为年轻人更愿意接触流行的东西，祖辈的东西就会丢失。“非遗音乐往往是口耳相传，有些传承人只会写三十个曲调，没办法写五线谱给到我们，没有采录，就可能遗失，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文化损失。”

很快，对方就敞开心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劳作、生死、期盼、神话、悲伤……不同的主题迸发的能量各有精彩，有德都蒙古长调、藏族山歌、酒曲、秋卓、格萨尔说唱、折嘎等本源人文之声，还有来自世界屋脊三江源地区的本源自然之声。

裕固族民歌传承人白金花住在甘肃偏僻的村落，当团队去拜访她时，她特别开心，自从老伴走后，独生子也进入寺院学习，很久都没有这么多人来看望她了。村子里常有人来跟她学唱民歌，自己平时会把裕固族民歌歌词用蹩脚的汉语翻译出来，记在本子上，不时温习。她说自己年纪大了，怕这些歌会随着记忆的减退而消逝。

王耔斌回忆，当他们称赞老人的衣服时，白金花会不好意思地抿住嘴闭上眼自顾自笑着。但当她对着镜头唱着几近失传的民歌时，还是留下了眼泪，那是一首哭嫁歌，她想起了那个翻过祁连山留在裕固族村中陪着她几十年的藏族帅小伙，如今他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些年轻人面前，白金花就这样唱了一首又一首。

白金花年近八旬的同乡贺俊山，也是一位“非遗”传承人。他的歌唱传承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裕固族著名歌唱家、其母昂青卓玛。《黄黛琛》和《萨娜玛珂》，唱出了旧时生活的艰辛，老人听到时常潸然泪下。但遗憾的是，就在团队采录其歌声半年后，老人病逝，《行走的声音·河西走廊》专辑中收录的《萨娜玛珂》，成为绝唱。2017 年 4 月，行走的声音团队邀请艾捷克演奏家阿地力，复原了这首歌的场景，让西域的弦声与爷爷的声音完成时空对话。